



D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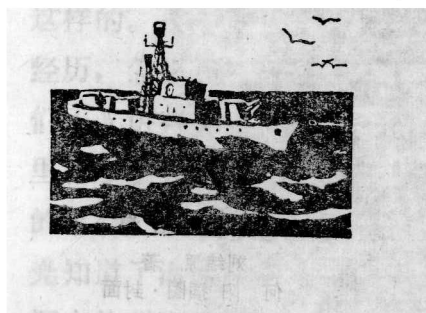
阿戛"出海

绪源 著

AGANG
CHUHA I

“阿、慧”出海

刘 绪 源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刘绪源 著

何 阳 插图·封面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25 字数 78,000

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6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3978 定价: (三)0.33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，虽说当了工人，却还象个孩子。

一艘新造的军舰马上就要出海试航了。十七岁的曹小港发现自己的手电筒掉在十三号油舱里，担心电池浸泡在柴油里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，从而影响主机运行和航行安全，就千方百计想跟军舰出海，把电筒从油舱里捞出来。可是他知识贫乏，又不遵守纪律，第一次偷偷躲在空气舱里，险被闷死；第二次又擅自进入油舱，差点送了命。

曹小港通过自己的几次历险，终于懂得了掌握知识、遵守纪律的重要性，并且从中得到教益。现在，他已经象个大人了。

小说线索清晰，人物集中，情节紧张，文笔生动。是一部有特色的作品。

目 录

一、一下子是猜不到的	1
二、有意志呢，还是没意志	8
三、“阿慧”有“阿慧”的心事	18
四、“灵机一动”引来的后果	32
五、她老是下不了决心	40
六、“就让我看上一眼吧！”	55
七、“求求你，只帮这一次”	74
八、深夜出现的身影	92
九、有一种看不见的浪	110
十、“我再也不能闯祸啦！”	123
十一、幸亏小阮开了口	135
十二、海呀，多么壮丽的海	150

一、一下子是猜不到的

孩子们最喜欢传播“秘密”，至少在我们里弄里是这样的。要不然，四十二号的曹小港明天就要出海试航的消息，怎么连七八九岁的小娃娃们都知道了呢？

这会儿，正当盛夏的清晨。天还没有亮透，里弄里却已经传来了叽叽喳喳的争论声。那几个孩子，挺着胸，扬着头，指手划脚，吵吵嚷嚷。你听听，又是关于“试航”的事：

“……真的，我不骗人！海水的颜色就是变来变去的。听我外婆说，坐轮船最好不要眨眼睛，一眨，海水就变成绿的了；再一眨，它又变成黄的了，连怎么变的都不知道！”

“瞎说！瞎说！”

“迷信！他外婆就是相信迷信！”

“谁迷信？你们自己不懂！那你说，深水炸弹是怎么炸潜水艇的？”

“深水炸弹……?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炸弹靠的是弹片……”

“哈哈，错了！听我姐姐说，那是靠一股什么气……”

“什么气？你说的……大概是氢弹吧？”

“不是，就是深水炸弹！”

“肯定不对！”

“肯定对！”

“……”

听他们那口气，一个个都成了博古通今的“小权威”。忽然，“小权威”们的嗓门普遍地提高了一倍：

“不信去问！”

“问就问！”

“去问三楼的‘大模子’？”

“去就去！”

所谓三楼的“大模子”，也就是我们这本书里的主人公——十七岁的曹小港。半年前，当他爸爸退休的时候，他顶替进厂，当上了造船工人。他老是爱跟里弄里的孩子们吹船厂的事，吹得神乎其神。从此，孩子们的心全被军舰、大海、“高架吊车”、“船台合龙”之类的新鲜东西吸引过去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常常说一半，留一半，动不动就借口“保密”，不往下说了。

这就把孩子们的心，抓得更紧了！在这些“小权威”们的心里，他成了真正的“大权威”。而最使大家羡慕的是：从明天起，他就要乘着新造的军舰，雄赳赳地出海试航去。而且，这是一艘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军舰。所以，他已经不光是个“权威”，简直有点象神话里的英雄了。孩子们的争论，自然要由他来作裁决。

可巧，他从四十二号的后门口走出来了！

这位“英雄”兼“权威”，长着大脑袋、四方脸、浓眉毛、鼓鼻梁，显得蛮神气。倒是他的嘴唇和眼睛有些特别：嘴唇比一般人厚，大概厚的嘴唇活动起来总没有薄的那么方便吧，所以他讲话总是慢吞吞的，还稍微有些结巴；那双眼睛呢，虽然大，却不太灵活，不会迅速地东溜西转，常常是注意地看定什么，眨眨眼，又慢慢地转向另一处。一眼望去，他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。

他脚上穿着运动员的白球鞋，身上那件极薄而透明的短袖衬衫里，映出来的是印着个很大的“6”字的汗背心！衬衫的胸前，还挂着个船厂运动会得奖的圆徽章，有乒乓球那么大。这一切都象在迫不及待地证明：他是个运动员！他得意地晃着左臂走路，右手攥着书包带，书包甩在肩后，里边露出了乒乓板的柄来。不久前，他当上了全厂乒乓赛的亚军。待会

儿有机会，我还要给你们讲一段关于这个“亚军”的故事呢。

由于他身板厚实，腰圆膀粗，显得胖墩墩的，所以里弄里的孩子背后都叫他“大模子”。附带说一句，他在厂里另外有个绰号，叫“阿憨”。“阿憨”，也就是“傻乎乎”的意思。幸而里弄里没人知道，不然可要影响他的“威信”。

他刚走了几步，孩子们就呼地一下围了上来，有的拉衣角，有的拉袖管，一片叫嚷声：

“曹师傅曹师傅！深水炸弹靠什么炸潜水艇？”

“是不是靠弹片？”

“不对不对！肯定是靠一股什么气……曹师傅，你说对吧？”

这个刚刚进厂半年的曹小港，曾经很严肃地向孩子们指出过，说自己已经是个工人了，按照厂里的叫法，大家都得叫他“师傅”。孩子们当着他的面，全都顶真地服从这项规定。

曹小港定睛看着最先提出问题的那个孩子，厚嘴唇抖了一会儿，又把目光移向远处。孩子们紧张地盯住他的嘴。可他又楞了好一阵，这才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深水炸弹啊？这不好讲的，这是保密的。”

孩子们一听说“保密”，追问得更起劲了。那个

刚满七岁，老是跟在哥哥身后的“小萝卜头”，这时也扯住小港的衬衫，扭着身子大喊：“我们不讲出去！真的不讲！”

可曹小港仍然摇头，脸上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，并不时地重复一遍那句話：“不好讲的，保密的。”

其实，他哪里知道深水炸弹是靠“弹片”，还是靠“一股什么气”呢？他很“聪明”，所以又采取了“保密”的办法。

“那么，海水会不会变颜色？”失望的孩子们换了一个题目。于是，又七嘴八舌地追问开了。

“海水，变颜色啊？”他楞楞地看着孩子们，厚嘴唇又抖了几下。大家以为他这下总要开口了，可他却扯了扯肩上的书包，拨开孩子们，朝前走去。走了几步，才咯咯转过头来道：“等我回来，就讲给你们听。”

其实，他也并不知道海水到底变不变颜色。

“你什么时候下班呀？”

“你回来可不要不讲啊！”

孩子们又嚷成了一片。叫嚷声渐渐地静下来了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心目中的“英雄”兼“权威”，神气地迈着运动员的步子，踏上了上班的路，走向那令人神往的船台上去……

傍晚，他回来了。

孩子们一拥而上，围住了他。于是又拉衣扯袖，大叫大嚷起来：

“曹师傅曹师傅，深水炸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海水会不会变颜色啊？”

“坐在船上能不能眨眼睛？”

“听说深的地方海是蓝的？”

“不，黑的！”

“不！蓝的……”

“听说海里面的山象树木一样，会长高的？”

“海鸥可以抓回家里来养吗？”

“曹师傅曹师傅，鲨鱼大还是鲸鱼大？”

“……”

粗心的孩子们呀，你们一下子又增加了那么多的问题，可为什么不看看这位“曹师傅”的脸色呢？只见他耷拉着眼皮，眼睛没精打采地看着自己的脚，鼓着两颊，噘着厚嘴唇。这模样根本就不象是什么“师傅”，倒象个赌气的小娃娃。他的书包也不再甩在肩上了，随随便便地拎在左手上。乒乓板却握在右手里，被他当成了扇子，心烦意乱地、狠命地挥着。

“深水炸弹到底靠什么呀？”

“肯定是一股气！曹师傅，你说……”

“去去去去去！烦死了烦死了！”曹小港忽然发起火来，一把推开了缠着他的孩子们，一摇身子就走。他的嘴巴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灵活，竟然一口气说出五个“去”字，外加两个紧紧连贯的“烦死了”。

曹小港走进四十二号去了，“砰”地一声，重重地甩上了后门。

“他到底怎么啦？”孩子们张着小嘴，面面相觑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这位“英雄”兼“权威”，向来就喜欢结结巴巴地跟孩子们夸耀船厂的事情，从来也没象今天这样发过火呀？

曹小港到底碰上了什么不高兴的事呢，你们一下子是猜不出来的。

当然，更叫你们感到吃惊的是，几小时以后，曹小港将要开始一场冒险的经历！他会遇到危险，也会遭到责难，有痛苦，也有快乐，还有……

哎呀，你们看，我有多傻？我差点儿把“秘密”全泄漏了！我也得学学曹小港的办法。那些事情啊，我现在不告诉你们。只要你们耐着性子往下看，那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二、有意志呢，还是没意志

让我们还是从今天早晨，曹小港上班那会儿说起吧。

曹小港摆脱了孩子们的纠缠以后，一路上，他的心情是那样的舒畅，那样的兴奋。他昂着头，摆动着胖墩墩的身子，步子越迈越得意了。他甚至还唱起歌来，唱的是前些日子很流行的电影歌曲《我们的明天比蜜甜》。他嗓子不好，可偏偏爱唱，而且唱得很响；这就如同他嘴巴虽然笨拙，却偏偏爱“吹”一样。他旁若无人地唱了两句之后，却把第三句给忘了！他楞了一下，跳过这一句，又从第四句开始唱下去。街上的行人都扭过头来看他，他可是一点都没发觉。

他太高兴了，因为离试航只有最后的一天了！在他还没成为造船工人的时候，他就打听到船厂里最有趣的事情是试航；一当上工人，他就眼巴巴地盼着这一天，整整盼了半年啦！听说这次试航，是在祖国东海的海面上，那里的山峰重重叠叠，起起伏伏，



千奇百怪，千变万化，船在海里航行，就象穿行在神仙居住的地方，神奇极了！更重要的是：这次出海，还要试放舰上的大炮呢；不光打炮，还要打“深水炸弹”！想想吧，这一切，对我们的小港来说，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呀！

随着试航的日子愈益接近，曹小港可真成了忙人。他学的是管子工，这几天，他跟着师傅，把船舱里的管子接得又快又好。一空下来，他就满舱乱跑，象检验员似地东看西看，到处打听完工的进度。一听说哪个工种脱了进度，他就急得要命，一天三次地找当事人问情况，生怕误了试航的日子。难怪老师傅们开玩笑说：“小港搞得比厂长还紧呢！”要是有人正好在谈论试航的事，惹他听起来兴趣可就浓啦，连饭都不想吃了，下了班也不肯走，傻乎乎、乐呵呵地舔着厚嘴唇，站在人家身边，一个劲地听下去……

当然，这几天，也发生过麻烦的事儿。其中顶顶麻烦的一件，就发生在前天的下午。不过我们暂时不去提它。

这会儿，他进了厂门。第一个碰上的是小阮。

小阮是个身材苗条的姑娘，比他早进厂半年，也是学管子工的。他们在一个车间工作。她梳着两条不算很粗的辫子，干活时盘起来，罩在工作帽里，下

了班就垂下来，一直垂到腰际，这使她越发显得温柔而又文静。她是属于那种一说话就要脸红的姑娘，讲话细声细气，吞吞吐吐，眼睛也不大敢看人，老是垂着眼帘。然而她并不娇气，干活倒很吃得起苦。

小阮向小港招手，喊他的名字。可小港只顾得意洋洋地昂着头哼歌，没有听见。小阮只得放大声音，红着脸又喊了一声。他这才停下脚步，半张着嘴，楞怔怔地迎了过去。

小阮垂下眼帘，拨弄着手指道：“我问你，明天试航你到底……去不去？”

“试航啊？”他看着她，抖了几下厚嘴唇，答道：“我当然是去的罗。”说完，咧开嘴，笑起来，仿佛是笑她这问题提得太没道理。

小阮被他笑得慌了，红着脸，咽了口唾沫，又说：“昨天，我听人家说，说你师傅和你都不去，说是……”

“不会，不会吧？——这根本是不可能的！”小港口气很大地下了断语。他在小阮面前讲话，从来就是把握十足，很有气派的。这大概因为，他是小阮的乒乓球教练的缘故。

小阮抬起眼帘，望了小港一眼，开始有点放心了。她知道，要是真的不让小港去试航，他可要伤心

透了，说不定还会吵闹一场呢！她是个好心肠的姑娘，她总是暗暗地担心着周围的伙伴们，生怕别人的心里会不快活。

也许，在他们车间里，小阮是最尊重小港的人了。这就不光是因为小港是她的乒乓球教练；最主要的原因，还在于她悄悄地将小港看成了自己的榜样。她觉得他是个很有意志的人，他办什么事都非要办到不可。她要学习这种意志，从而克服自己平时那种扭扭怩怩、拖拖拉拉、办事不坚决的毛病。

她怎么会得出这个有关“意志”的结论呢？这就要说说小港怎么当上“亚军”的事儿了。

原来，小港刚进厂的时候，根本就不会打乒乓球，连开球都开不好，抽球就更不用说了，恐怕还打不赢小阮呢！在他们的男更衣室里，正好放着个乒乓台。每天上班换工作服、下班脱工作服的时候，总有个调皮的小伙子，故意来逗引他。

“阿慧！打一盘嘛！”

小港生成个不服输的脾气，一听那口气便火起来了：“打就打！”他把刚穿进半只袖子的衣服扯下，一扔，抢过乒乓板就打。

可是，人家对方是厂乒乓球队的队员。虽然小港打得卖力极了，直打得浑身大汗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喘粗